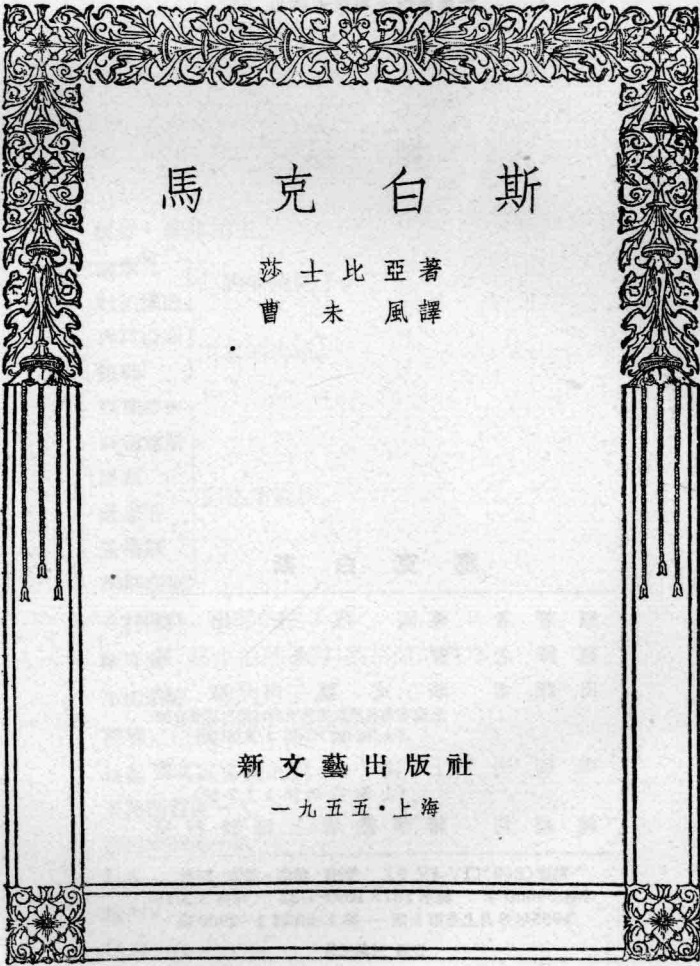




馬克白斯

莎士比亞著

新文藝出版社



馬 克 白 斯

莎 士 比 亞 著
曹 未 風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五 · 上 海

William Shakespeare

Macbeth

根據劍橋大學版本譯出

馬 克 白 斯

原 著 者	英 國 莎 士 比 亞
翻 譯 者	曹 未 風
出 版 者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上海康平路155號)
印 刷 者	上 海 市 印 刷 三 廠 (上海香港路117號)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

書號(840)[IV IV 9] 類別 戲劇·電影—話劇
字數 59000 字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3 3/16
1955年8月上海第1版——第1次印刷 1—2900 冊

定價 三角三分

人 物

鄧肯 蘇格蘭王。

麻爾孔 } 他的兩個兒子。
杜納爾班 }

馬克白斯 } 王軍的將軍。
班郭 }

瑪克多夫 }
利腦克斯 } 蘇格蘭貴族。
羅斯 }
孟泰斯 }
安格斯 }
開斯奈斯 }

弗利安斯 班郭的兒子。

細華德 諾申伯蘭子爵，英格蘭的將軍。

小細華德 他的兒子。

塞頓 侍候馬克白斯的軍官。

幼童 瑪克多夫的兒子。

英格蘭醫生一人

蘇格蘭醫生一人

班長一人

看門人一人

老人一人

馬克白斯夫人

瑪克多夫夫人

侍候馬克白斯夫人的婦人一人

赫刻特

女巫三人

精靈多人

大臣，官吏，軍官，兵士，兇手，侍從，及送信人各數人。

景

蘇格蘭；英格蘭。

第一幕

第一場 一片荒原

〔雷電交作。三女巫上。〕

女巫一 我們三個什麼時候再相逢

在雷聲，閃電，還是在大雨當中？

女巫二 等到這一場混戰已經結束，

等到勝負的結果全已經分明。

女巫三 那就是在太陽落山之前。

女巫一 地點在哪裏？

女巫二 在那一片荒原。

女巫三 到那裏去等着馬克白斯。

女巫一 我來了，灰色貓。

三女巫 癩蛤蟆在咯咯叫：——馬上就來到！

醜即是美，美即是醜。

穿過濃霧濁氣去飛走。

〔同下。〕

第二場 佛萊斯附近的一個軍帳

〔幕後軍號聲。鄧肯，麻爾孔，杜納爾班，利腦克斯，及侍從多人同上。遇一滿身是血的班長。〕

鄧肯 這個滿身是血的人是誰？看他這種樣子，他一定能够說得出來這一次叛亂的最近戰況。

麻爾孔 這就是那位班長，他真是一個忠義而勇敢的軍人，盡力奮戰，不讓我被擒。歡迎啊，勇敢的朋友！趕快把你知道的情況告訴給國王，在你離開的時候，混戰的情況怎樣？

班長 勝負還不能肯定；就像兩個精疲力竭的游泳的人們似的，互相揪住，反而無法施展他們的本領。

無情的麥克唐華——真不愧是個叛徒，爲了造反，無數的天生惡性他全都佔有——他從西方的島上還源源不斷地得到輕重兵源的補充；而命運女神，簡直像他的老姘婦一樣，看着他這該死的狠鬥微笑：但是這一切都不濟事：因爲勇敢的馬克白斯——他真不愧這勇敢的稱號——根本就沒有把命運看在眼裏，他舞動着那柄殺人都冒了烟的鋼刀，像勇敢的寵兒似的，砍開了一條道路，一直衝到了那奴才的面前；用不着握手，也用不着說再會，一下子就把他從肚臍挑開到了下巴，割下他的頭就把它放在我們的城頭上。

鄧肯 啊，好英勇的表弟！真不愧是個高貴的人物！

班長 同沉船的風暴與駭人的雷霆總是從陽光照耀的方向突然襲來一樣，現在在令人欣慰的情況當中又湧來了令人不安的消息。

聽啊，蘇格蘭王，你聽：在英勇無比的正義才逼使那些輕裝的兵士轉身遁逃的時候，那個挪威王看見了有機可乘，馬上率領着生力軍舞動着嶄新的武器，又開始了一次新的進攻。

鄧肯 這件事可曾叫我們的將軍馬克白斯與班郭慌張？

班長 是的；同麻雀叫蒼鷹慌張，兔子叫獅子慌張一樣。如果我要據實報來，我應該說他們乃是裝了加倍火藥的大砲；他們加倍又加倍地轟擊着敵人：我看他們是想在血池裏痛快地洗個澡，或是再來一次高爾勾沙大屠殺，否則我簡直不知道是爲了什麼——

我要暈倒了；我的傷口叫我支持不住了。

鄧肯 你說的話和你的傷口全都同你相襯，全有光榮的氣息。快領他去看醫生。（班長被攙扶下）

〔羅斯上。〕

是誰來了？

麻爾孔 是高貴的羅斯爵士。

利腦克斯 他的臉色多麼緊張！祇有要說出不平常的事的人才會這樣。

羅斯 上帝保佑我王！

鄧肯 你從哪兒來，可敬的爵士？

羅斯 我是從凡夫來的，偉大的王啊；在那裏，挪威人的無

數面軍旗在飄拂，把我們的人攔得感到一陣寒意。

挪威王本人，不曉得率領了多少兵，還有那個最大逆不道的高多爾爵士幫助他，就開始了一場天昏地暗的鏖戰；一直戰到貝隆納的夫婿^①全身披着盔甲，用着顯威逞能的本領同他周旋，刀鋒對着叛徒的刀鋒，手臂緊緊地抵住手臂，挫折着他的驕橫的氣燄：最後的結果，勝利已經屬於我們。

鄧肯 真是重大的喜信！

羅斯 現在挪威王斯文諾渴望着媾和；但是我們却不讓他埋葬他的士兵，除非他在聖可而謨島上繳出一萬枚銀幣供我們繳庫。

鄧肯 那個高多爾爵士再也不能騙取我心中的信任了；去立刻把他處死，然後用他的銜位去稱呼馬克白斯。

羅斯 我立刻就去辦理。

鄧肯 凡是他所失去的，都要歸高貴的馬克白斯所有。

〔同下。〕

第三場 一片草原

〔雷電交作。三女巫上。〕

女巫一 你到哪裏去了，妹妹？

女巫二 瘟猪去了。

① 戰神。

女巫三 姐姐，你呢？

女巫一 一個水手的老婆在她懷裏放一把栗子，

她嚼啊，嚼啊，嚼啊。我說：“給我點，”

那個饞嘴的賤人說，“快滾開，老巫婆！”

她的男人是“老虎號”的大副，現在到了亞利坡，

但是我馬上就要乘一隻篩子到那裏去，

變一隻沒有尾巴的老鼠，

我一定去，一定去，一定去。

女巫二 我來送你一陣風。

女巫一 你真够交情。

女巫三 我也送給你一陣。

女巫一 別的東西我全都有；

風所吹到的一切的港口，

在航海圖上，它們

所知道的一切天涯與海角。

我要叫他乾如草！

我要叫他永遠都閤不上眼

白天晚上都不讓他睡覺。

我要叫他一天到晚活受罪：

七天七夜的勞累再九倍九

我要叫他縮，枯乾又憔悴：

雖然他的船殼不會沉

但是它可要受盡風濤的顛簸。

你們看，這是什麼。

女巫二 給我看，給我看。

女巫一 我這裏有個掌舵人的一段大拇指，
在他向着家鄉歸航的時候把船兒撞破。

〔幕後鼓聲。〕

女巫三 鼓聲，鼓聲！

馬克白斯來了。

三女巫 醜姐妹們，手拉着手，

咱們圍繞着海洋同大陸

像這樣急急忙忙地走啊走：

三圈歸你，三圈歸我，

再來它三圈，三三就變九。

打住！法術已經使上了。

〔馬克白斯及班郭同上。〕

馬克白斯 像這樣又好又壞的天氣我還沒有見過。

班郭 這裏到佛萊斯還有多少路？這些是什麼人，這樣乾
癟，穿的衣裳這樣不倫不類，雖然是在這地球上，看起來簡直不像是這地球上的居民？

你們是活人嗎？你們是人們可以打聽道路的東西
嗎？你們好像是懂我的意思。她們每一個都立刻把乾裂
的手指頭放在乾癟的嘴唇上；你們應該是女人，可是你
們又都長着鬍子，這可就讓我爲難了。

馬克白斯 說話，如果你們會說話：你們是些什麼人？

女巫一 恭喜，馬克白斯！給你恭喜啦，格拉密斯爵士！

女巫二 恭喜，馬克白斯！給你恭喜啦，高多爾爵士！

女巫三 恭喜，馬克白斯！將來的國王啊！

班郭 我的大人，你為什麼吃了一驚，你好像害怕這種幸福的事？我憑着真理之名問你們，你們是妖怪，還是確實像你們在外貌上顯出來的那樣的東西？你們恭喜我高貴的朋友，說出了他當前的高位，他擢升的可能，還有他做國王的希望，他聽見了好像都喜得出了神：對於你們却不開口：如果你們能夠窺察時間的種子，說得出哪一粒會生，哪一顆要死，那麼就對我也說幾句，我既不乞求你們的恩典也不害怕你們的惡意。

女巫一 恭喜！

女巫二 恭喜！

女巫三 恭喜！

女巫一 比馬克白斯小，又比他偉大。

女巫二 不如他快樂，又比他快活。

女巫三 你的子孫做國王，你本人却沒有份：

就是這樣，恭喜你們，馬克白斯和班郭！

女巫一 班郭和馬克白斯，全都是恭喜！

馬克白斯 住口，你們這些言語模糊的人，說清楚一點：我知道在西奈爾死後，我就被封為格拉密斯爵士；但是怎麼又成了高多爾？高多爾爵士還活着，好好的一個人；至於做國王，那簡直同做高多爾一樣地不可能想像。

告訴我，你們從哪裏聽來的這種離奇的消息？你們為什麼在這一片淒慘荒涼的草原上，用這種預言似的言語來攔住我們的去路？說，我命令你們。

〔三女巫突然消失。〕

班郭 陸地同海洋一樣都有些泡沫，她們就是那種東西：她們到哪兒去了？

馬克白斯 變成空氣了，看起來像是實在的東西一下子就同呼吸一樣地化成了風。我倒希望她們多留一會兒！

班郭 我們談論的這些東西是否真的在這裏出現過？還是我們吃了什麼迷魂草，叫我們一時喪失了理性？

馬克白斯 你的子孫要做國王呢。

班郭 你也要做國王的。

馬克白斯 還要做高多爾爵士呢：不是這樣說的嗎？

班郭 一字也不錯。誰來了？

〔羅斯及安格斯同上。〕

羅斯 馬克白斯，國王很高興地聽到了你勝利的消息：當他聽到了你個人與叛徒們戰鬥時的英勇事蹟，他真是又驚訝又讚美，不知道究竟是說出來好還是記在心裏的好：他當時一時說不出話來，又想到在同一天，你在頑強的挪威人戰陣裏進行的一場惡鬥，把他們殺得死傷遍野，你好像也一點不在心上。

這時候報捷的喜訊如冰雹般飛來，每一個都稱讚你如何保衛了他偉大的王國，每一個都把稱讚你的話傾瀉在他的面前。

安格斯 我們是被派遣到這裏來，代表我們的王上，向你致謝的；我們祇是來迎接你到他那裏去，還不是在這裏酬勞你。

羅斯 同時，爲了保證更偉大的榮譽，他命令我先代表他稱
你爲高多爾爵士：就用這個稱號，先恭喜你吧，最高貴
的爵士！因爲這個稱號已經是你的了。

班郭 怎麼，魔鬼也會說實話？

馬克白斯 高多爾爵士還活着：你們爲什麼借別人的衣裳
來讓我穿上？

安格斯 前任的爵士是還活着，但是在嚴厲的判決之下，他
的生命已經是旦夕之間的事了。他究竟是犯了勾結挪
威人的罪，還是在暗中對叛徒給予了方便，還是兩種罪
都有，誠心想把他的祖國毀掉，我不知道；但是滔天的
叛國罪行，他已經承認，而且已經得到證實，他現在是
什麼都完了。

馬克白斯 （自語）格拉密斯，高多爾爵士：最偉大的還在後
頭。——多謝你們的辛苦。——你想不想你的子孫做國
王呢？把高多爾爵士送給了我的，對他們不是也許下願
了嗎？

班郭 那個，若是真信了她們的話，除了高多爾爵士之外，
還會惹起你的王冠的念頭呢。

但是真奇怪：時常是這樣，地獄裏來的東西總是先
告訴我們一些實話，用一些老實的無關緊要的事先取
得我們的信任，然後再在最緊要的關節上，把我們出
賣。

兩位老弟，我有句話。

馬克白斯 （自語）兩件事已經得到證實，真像是那帝王大

業的壯麗場面的歡樂序曲。——謝謝你們，兩位大人。
——（自語）這一種非人間所有的鼓勵不能是惡意，可也不能是善意；如果是惡意，怎麼一開始就來個真的，給了我一個成功的保證？我已經是高多爾爵士；如果是善意，爲什麼我一想到那件事，那可怕的景象就叫我不自禁地毛骨悚然，叫我的平靜的心劇烈地跳動，如此違反人的天性呢？駭人的想像是比當場的恐怖更爲嚇人：我思想裏的謀殺的念頭還祇是一種妄想，可是已經讓我這一個人戰戰兢兢，越想就越失掉了行動的勇氣，不去做總是什麼也做不成的。

班郭 你們看，咱們的朋友該多麼出神。

馬克白斯 （自語）可是如果機會要叫我做國王，那麼，不必我動手，機會也自然會讓我加冕。

班郭 新的榮譽落在了他的身上，就同我們穿上新衣服一樣，不經過若干時間，總不會很合身的。

馬克白斯 （自語）要怎樣，就怎樣，不管它多麼險惡的大風浪到了時候自然還是衝得過。

班郭 尊貴的馬克白斯，我們在等着你呢。

馬克白斯 請你們原諒：我這個笨腦子一個勁兒地在想着一些想不起來的事。兩位好大人，你們的辛苦我已經把它牢牢地記在這裏，我每天都可以把它翻閱一遍。

咱們進見國王去吧。

把剛才發生的事多想想，想過了一陣之後，我們再多花些時間來坦白地談談心。

班郭 好極了。

馬克白斯 暫且不要多談了，走吧，朋友們。

〔同下。〕

第四場 佛萊斯；王宮

〔軍樂聲。鄧肯，麻爾孔，杜納爾班，利腦克斯，及侍從多人上。〕

鄧肯 高多爾的死刑執行了嗎？監刑的人們回來沒有？

麻爾孔 我的大人，還沒有回來，但是我曾同一個在場的人談過話，據說他非常坦白地承認了他的叛國之罪，求你大人饒恕他，並且表示出一種深切的悔恨：真的，在他的一生當中從沒有像他臨死這樣合乎他的身份；他死的時候好像是經過深思熟慮似的，他把最寶貴的生命拋棄竟像是無足介意。

鄧肯 真是沒有辦法從一個人的臉上窺察出他心裏的活動：我一直是拿他當做一個高尚的人物看待，我對他真可說是絕對信任。

〔馬克白斯，班郭，羅斯及安格斯同上。〕

啊，最可敬的表弟！我一直到現在還是覺得犯了重大的不念功勞的罪：你的功勞太大了，我報答你的心思就是插起翅膀來飛也還是趕不上你。我真希望你的功勞寧可小點，好讓我在酬勞與感謝你的時候顯得更大方一些！現在我還有什麼說的，就是我盡力酬謝你，也還是讓人家看起來不夠報答你的功勞啊。

馬克白斯 我的天職就應當効忠與盡責，因此在履行職責的當中，我就已經得到了報酬。你大人的名份就是接受我們的効忠盡責：而對於你國王與國家來說，我們的責任就應當同子女臣民一樣；他們盡其一切來保衛你的愛與光榮，祇不過是做到他們所當盡的責任罷了。

鄧肯 真是歡迎你凱旋歸來：我才不過是開始提拔你，我還要細心的培植你，叫你充分地飛黃騰達。高貴的班郭，你的功勞一點也不小，你的功勞也該叫所有的人們全知道：讓我來擁抱你，將你緊緊地擁抱在我的心裏。

班郭 如果我能在那裏生長，開花結果也全是你的培養。

鄧肯 我太歡喜了，現在我都有點控制不住，顯得不莊重，叫表示悲哀的眼淚來隱藏我的真象了。

孩子們，親戚們，爵士們，以及一切與我最密切有關的人們，請你們都聽我說，我現在已經決定把我的全部家業交給我的長子麻爾孔，從今以後我將稱他為坎伯蘭王子：這一種榮譽不當加在他一個人身上，凡是功在王國的人都應當獲得光榮的稱號，如繁星一樣閃映。

現在先到印弗奈斯去，我還要打擾你一番。

馬克白斯 如果不是爲了服侍你，所有一切全是苦役：我親自去報信，好讓我的妻子爲了聽到你的駕臨而高興；我深深地躬身向你告辭了。

鄧肯 真是我的高貴的高多爾！

馬克白斯（自語）坎伯蘭王子！這一塊絆腳石正好擋住我的去路，我若不能跨過去，我就得摔在它的上面。